

## 第二十五回 莽童昆義殺淫妻

〔先聲魚家傲〕調

詞曰：

狙擊西湖船上賊，不平事報昭忠直。英雄何肯迷于色，卻不得，美人殺罷紅塵出。

童昆自從救了素娥，次日回揚。已經一載，又思念洪昆，稟明義父來訪好友。那一日到了西湖邊，陳奶奶正在門首，叫：“童相公幾時來的？”童昆說：“小侄適纔到此。”陳奶奶就請童昆到家。素娥、仙姑、陳保元都來相見，滿眼不見洪昆，問道：“洪兄那裏去了？”舉家大哭起來。童昆不知何故，連忙問道：“為甚麼事，快些講。”素娥從頭至尾，直說到蔡小妹劫獄事，說畢，又哭。童昆也就掉下淚來，各各又勸了一番。

陳奶奶要留童昆在家中住，童昆說：“理宜遵命，但伯母家中皆係女流，賢弟尚幼，小侄不便久住。我到城裏住寓，既可以訪問洪兄消息，又可以常來請安。”陳奶奶說：“如此不敢屈留。”用過午飯，童昆告別起行。

陳奶奶說：“童相公常來走走。”童昆說：“就是。”童昆城內覓寓，走到街前，看見金字牌寫著“招商客寓”四字，童昆走進去，說明房飯錢，就住在此店。這開店的是誰？就是趙文華的從堂弟，趙懌思的堂叔。他仗了本家之勢開這飯店，其狠無比，人都叫做“趙老虎”。他娶了個妻子陶氏，二十歲，頗有幾分姿色，平日本不端莊，看見童昆雖係武士，卻是個美少年，就動了春心，常以言語挑動他。童昆是個君子，都不理他。

那一日黃昏時候，走進童昆房內叫：“童客人睡了麼？”童昆說：“尚未。”陶氏說：“來早些了。”童昆說：“來此何干？”陶氏說：“恐童郎客居寂寞，特來陪伴宿歇。”童昆正色拒之說：“男女授受不親，何可夤夜私奔？俺童昆非好色的登徒子，曾在西湖拳打趙懌思，全陳素娥的名節。豈肯與你苟合？速速去罷。”陶氏被童昆說得滿面通紅，叫：“童郎如此美少年，何必定做魯男子。容日再來陪你。”一氣三、五日陶氏絕不出自己房門。

童昆暗暗說道：“陶氏必然害羞，再沒臉面來了。”也就不甚防備。那一日陶氏出了房門，叫店小二：“今日客人甚多，拿幾扇房門備床。童客人房門結實，就用他的罷。”店小二來下房門，童昆卻不介意。用了晚飯，收拾安睡。

此時五月，天氣漸暖。童昆周身脫去衣服，丟下帳門就睡熟了。直到二更時分，店內客人都睡下了。“趙老虎”亦往前店去睡。陶氏悄悄進來，只穿了元色羅褲，一條大紅紗繡花兜子，合項系著金索，媚態百生，手持紅燭燈照，走到童昆房內，低低叫一聲：“童郎。”童昆未應。陶氏走到床邊，掀開帳看看，見童昆睡在床上，如一塊雪白玉。陶氏自己褪下了褲子，他用手來摸童昆。童昆驚醒，跳下床來，穿起褲子，罵道：“無恥淫婦，俺前日已說明斷不肯苟合，你今日做出這等事，污辱我童昆，若不速去，我〔找〕你丈夫來罷了。”這陶氏實在無恥，他就赤身條條站在童昆面前，扭扭捏捏、扯扯拉拉。前店已打三更，更夫漸漸到後面來了。陶氏還在此糾纏不去。

童昆著急了，說陶氏：“你與我也是一結，更夫若來看見你這光景，成何話說？”就走到床頭拿了刀來，陶氏說：“童郎，你就拿刀嚇我，我也是不去的。”童昆說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。”舉刀一揮，人頭落地。走到前店叫：“趙店家，你妻子陶氏夤夜私奔，被俺殺死了。你去報官。俺童昆是個大丈夫斷不逃走的。”

趙老虎一嚇，起來看見童昆手中血淋淋一把大刀，不敢惹他。店中眾客也就起來，躲的躲跑的跑。有的說：“殺人償命。我們在此看看何妨。”趙老虎到趙家敲門，門上人問：“甚麼事如此著急？”趙說：“我趙虎的妻子被童昆殺死了。”門上人報到趙懌思說：“本家陶氏奶奶被童昆殺了。”趙懌思說：“那小洪兄怎會殺人？”家丁說：“大爺又聽錯了。不是洪昆是說的童昆。”趙懌思說：“你叫本家爺去鳴坊保，打個人命報呈，我隨後就來了。”家丁吩咐趙老虎去叫坊保。一會兒天明，趙老虎同坊保寫了報呈，到仁和縣裏報案。

呈曰：

具呈人趙虎跪稟：

為強奸不從，殺傷人命事。切身開張客寓在憲治東街頭九鋪內。突于本月初六日，有異鄉人童昆住店投宿。見身妻陶氏年少，遂生歹心。數日窺探內室，勾引良婦。晦于今夜三更時分，知身在前店宿歇，童昆仗倚力大，膽敢走入身妻臥房，將陶氏赤身條條拖到客房強奸，身妻不從，因此殺死。童昆現在店內，不曾逃脫。為此據實鳴坊轉報。

仁天太老爺賞差拘凶，伸冤抵命。沐恩上稟。

嘉靖年月日報呈

具稟東門九鋪保甲陳財跪稟

太爺臺下：據鋪內開客寓人趙虎云，稱伊妻陶氏被住店異鄉人童昆因強奸不從殺死在地。身眼同看明，據實申稟。

趙虎與陳財稟案。滑知縣隨即傳班檢驗。差了八名快手前來拿童昆。童昆在店內伺候。滑知縣驗過傷痕，帶了童昆、趙虎到衙門。復說那趙懌思與棗核釘早已坐在衙內。滑知縣排衙之後，進了內堂，會見趙懌思說：“是真殺人的。”趙懌思說：“這趙虎是小弟族叔。要煩父臺從重治罪。”滑知縣說：“敢不遵命。”吩咐帶凶犯童昆、尸親趙虎、同寓見證孫崇山聽審。

童昆進了內堂，棗核釘向趙懌思說：“去年在西湖上打我們的就是這童昆。我們還錯認是洪昆。他今日也來送死了。快活，快活！”